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docu river 文川网
古籍书城
入驻商家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近代笔记过眼录

第一分册

中华书局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近代笔记过眼录

徐一士◎著

徐泽昱◎整理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笔记过眼录/徐一士著;徐泽昱整理. —北京:中华书局,
2008.2

ISBN 978 - 7 - 101 - 05940 - 3

I. 近… II. 徐… III. 中国 - 近代史 - 史料 IV. K2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06081 号

-
- | | |
|-------|--|
| 书 名 | 近代笔记过眼录 |
| 著 者 | 徐一士 |
| 整 理 者 | 徐泽昱 |
| 丛 书 名 |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
| 责任编辑 | 欧阳红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08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8 $\frac{1}{8}$ 插页 2 字数 150 千字 |
| 印 数 | 1 - 3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 - 7 - 101 - 05940 - 3 |
| 定 价 | 19.00 元 |
-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出版说明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华书局规划的大型史料丛刊之一种。限于当时条件,《近代史料笔记丛刊》只出版了少数品种,后归入《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中。

随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逐步深入,近代史料的整理亟待加强,为满足学术界研究之急需,为更广大的文史爱好者了解和认识中国近世社会的真实面貌,《近代史料笔记丛刊》现予以恢复出版。

恢复出版后的《近代史料笔记丛刊》在原有规划的基础上,做出适当调整:

一、所收史料的时间断限,上至 1840 年鸦片战争发生,下至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前。

二、考虑到近代史料的丰富多彩,本丛刊除收录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笔记之外,对于确能反映当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真实情况的随笔、日记、年谱及其他原始资料,亦予以选

择性的辑录。

三、本丛刊所收史料，以一种或数种为一册，尽量保持其原貌，在每种史料前，均由整理者撰写说明文字一则，指明史料来源、版本情况及内容提要。

四、本丛刊所收史料无分段和标点者，均由整理者按文意分段，并施加标点；原著明显错误予以径改；残缺字以□代之，错字、别字、衍字（文）、文字颠倒，改正处加〔 〕；佚文增补文字加【 】,以示区别。

五、为方便使用，整理者对史料中出现的纪事异同、文字具有特殊含义者，均加简注。

我们希冀通过《近代史料笔记丛刊》，汇集一批反映中国近代历史方方面面的史料，恳请读者予以批评指正，帮助我们在史料收集、编辑整理上日臻完善。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7年3月

整理说明

先父徐一士,原名仁钰,字相甫,号蹇斋,生于1890年11月,卒于1971年11月。出身于仕宦家庭,祖籍江苏宜兴,其祖父徐伟侯道光年间进京赴试后入宛平籍,于丁未年(1847)与李鸿章同科中进士,并自此结为通家之好。父亲徐致愉1870年在京中举后分发山东任知县,举家迁鲁。先父于1910年毕业于山东客籍高等学堂,随后经清政府学部考试,授予举人出身(时称学校举人或洋举人,有别于科举举人)。两年后迁居北京,1924年在北洋政府实业部(后改农商部)矿政司充任科员、主事。1928年起,在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担任编纂员,直到1955年退休。在早期任职期间,还曾兼任平民大学新闻系、盐务专科学校、北京国学补修社、北京国学书院讲师、教授。退休以后,经梅兰芳先生举荐,被北京市文史研究馆聘为馆员。

先父一生从事历史掌故的研究和著述,他自幼即喜读史书,他的学问主要来自于家庭的教诲,父亲徐致愉对他的成长帮助最大,对他的教育是比较开放的,无论经史子集乃至

小说笔记,都为他讲解,启发他自学,他的三兄徐仁铎精通掌故、骈文,四兄徐凌霄博学多才,都对他有帮助。在高等学堂又接受了西方的科学文化思想,精通英语,大大开阔了眼界。另一方面家庭的政治环境影响尤深,在清末的变法维新运动中,他的二伯父徐致靖和堂兄徐仁铸、徐仁镜、徐仁录都是直接推动变法的重要人物。“百日维新”失败后罹重罪,“六君子”被诛,徐致靖时任礼部左侍郎,因直接向光绪帝举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五人任要职而列为首犯,未经审讯即被西后判“斩立决”,只因李鸿章闻讯后鼎力营救,才改判“绞监候”,幸免为“七君子”之首,徐仁铸为光绪帝钦典湖南提督学政,也因向其父徐致靖推荐上述五人而被判革职永不叙用,两年后忧愤致死,遭到家败人亡之祸。这次变法维新运动和孙中山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早在先父少年时期就打上深深的烙印,萌发了强烈的爱国之心和改革之志。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民国方建,京、津、沪等大城市新出报刊有如雨后春笋,先伯徐凌霄与先父开始为几家报纸撰稿,从此均步入了新闻界。1913年,先父迁居北京市,就应《新中国报》聘为编辑,同年就任“报界同知会”编辑主任。他在《新中国报》发表中国近代史料文章后,由于资料翔实,立论精辟,很快在京师史学界引起轰动,众多报刊纷纷约稿,自此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先后任《京津时报》、《日知报》、《京报》编辑,兼任《时报》、《国语日报》、《新申报》、《商报》、《四民日报》、《大公

报》通讯,同时受《晨报》、《实报》和期刊《国闻周报》、《逸经》、《大风》、《中和》、《古今》、《文史》、《国艺》、《大众》(分别发行于北京、天津、上海、南京、香港等地)等聘为特约撰述。他终日伏案奋笔,乐此不疲,几至废寝忘食,笔耕不辍约四十年,在他多年的任公职期间,也未中断。

先父徐一士自1929年7月至1937年7月连续8年在上海《国闻周报》逐期发表署名“凌霄一士”的掌故文章《凌霄一士随笔》,约120余万言,这是由他执笔写的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本意是要继续写下去,但由于抗日战争爆发,政府南迁,北平沦陷于日寇,被迫停止投稿,《国闻周报》不久也停刊。日寇侵占北平后,时隔不久,因发现徐一士过去在香港《大风》杂志发表过反日文章,日本宪兵队突然逮捕了他,关押近3个月,期间曾遭拷打。后虽经友人保释出狱,但有相当一段时间停止了写作。过了一些时候,有多家报刊杂志约稿,才逐步写一些有关清史方面的文章。1942年,好友瞿兑之^①约请他为《中和月刊》写稿,徐一士即在《中和月刊》上连载了《近代笔记过眼录》,这一著作可以视为继《凌霄一士随笔》之

^① 瞿兑之先生为清末军机大臣瞿鸿禨之子,家学渊源,与先父是世交,更是文坛挚友,他二人在清史掌故方面的研究,因有家族亲身经历的关系,更为精深。据先父在上海的挚友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周黎庵先生为回答我的询问于1991年11月18日寄给我的复信说:“……兑之先生于1945年来沪,据说为荣府西席10年,50年代中以‘蛻园’之名活跃上海文坛。此一时期常相过从。‘文革’开始,因江青照片事件打成反革命集团入狱,判刑颇重。1972年在狱病危保外,不多日即去世。所谓集团,皆是古籍出版社前身中华书局编辑所人员。……”由此可见,瞿先生死于“文革”中的冤狱。

后的又一代表作,受到史学界的关注。据说上个世纪70年代香港曾经影印过,本人未见到。90年代初,我曾与台北市文海出版社联系,他们寄来徐一士遗著的影印本,其中一部是顾麟趾所著的《山右谏狱记》和先父的《近代笔记过眼录》合订本,载于文海出版社出版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36—937辑。1996年9月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近代笔记过眼录》。

这部著作介绍评述了清末民初十一位近现代学者、名人所著的笔记,分别是:毓盈的《述德笔记》、卓从乾的《杏轩偶录》、曾肇焜的《瓜棚闲谈》、高照煦的《闲谈笔记》、陈庆淮的《谏书稀庵笔记》、江庸的《趋庭随笔》、徐华农的《南斋日记》、高廷瑶的《宦游纪略》、史念祖的《弢园随笔》、黄清宪的《半弓居省墓日记》、陈惟彦的《宦游偶记》。书中记载了清末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民俗等诸多方面的真实情状。由于是评介专人的笔记,与过去根据时事变迁和手头掌握或特意收集资料去写某人某事不同,而是有针对性地挖掘选定目标,从当时已难寻的上述笔记中梳理出最有史料价值的珍贵资料,使其传诸后世,免于流失。笔记的内容大致有:中国现代警政制度建立和发展的内幕,晚清教育制度和教官生涯的写实,学部留学生的考试,书吏的贪污腐败情况;慈禧太后深宫祷雨和一次内廷召对的细节,官府断案的谬误,史念祖、英果敏、僧格林沁的军事生涯;咸同年间江南战乱后的残破景

象,厘税制度建立后的腐败现象,以及科考中的大挑以貌取人、八股与策论并考的趣谈,官场失态的笑料,张之洞被欺购臆鼎,李鸿章未掌文衡为憾事,状元及第的殊荣,赛金花身陷囹圄纪事,谈八字、星象与算命,“刺字”残忍谈,颐和园掌故,等等。这些内容多是笔记作者的亲闻亲历,是不易觅得的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而且文笔生动流畅,读来赏心悦目。而徐一士在移录评述之时,经常加记与之相关资料,更增加了此书的价值。

《近代笔记过眼录》一书的整理,以台湾的影印本为依据,纠正其中的个别错讹;原书漫漶不清之处,因无其他校本,不便擅改,加缺围符号标识。原文中没有小标题,此次出版保存其原貌。整理中若有不当之处,谨请方家指正。

2007年9月25日

徐泽昱识于京寓亦佳庐

目 录

整理说明	1
自序	1
述德笔记	2
杏轩偶录	14
瓜棚闲谈	19
闲谈笔记	36
谏书稀庵笔记	59
趋庭随笔	119
南斋日记	155
宦游纪略	172
弢园随笔	186
半弓居省墓日记	214
宦游偶记	226

自序

余喜观杂书，于笔记之类，颇事涉猎，惟无力，不能多致，尤乏珍秘之本耳。此类著述，大抵随意抒写，不为体裁所拘，而内容则自国家掌故、名人史迹、以逮社会习俗、乡曲琐闻，形形色色，樊然毕陈，或庄或谐，各具态致。虽事有信诬，文有工拙，而流览所及，时睹可取。兹就所见近代人撰笔记诸种，酌为介述，并摘录原文，间附考订，即谓之为《近代笔记过眼录》云。

述德笔记

《述德笔记》，四册，凡八卷，十丈愁城主人（毓盈，字损之，宗爵将军）撰，清末军机大臣贝勒毓朗之弟也。卷尾有毓朗所为跋，文云：“《述德笔记》，吾弟记实之作也。先考清德，赖以流传于世，伟矣。惟对于余多溢美之词。实余学浅，平日有不能自抑处，流露齿颊间，为所记取，有以启之，余之过也。读者视为敬爱之言，别白观之可也。辛酉孟夏余痴生跋。”（辛酉为民国十年。）此书卷一首列其父定慎郡王（溥煦）行述。以下暨各卷，均记毓朗事，于其品学政绩，称道不容口。就跋语观之，盖多出毓朗所授，颇具毓朗自传之性质也。

此书固似专为表彰毓朗而作，宣传文字之意味颇浓。然毓朗在清末历任要职，所记动关政史资料，治国闻者，所宜览观。如卷一中记及庚子义和团之乱，卷二中记毓朗受知肃王（善耆）之由来。（同以王子考应封，授镇国将军，亦如科举而称同年，一见相契，后得善耆汲引基于此。又卷一中记及考试时情形，亦此项考试之小史料。）记善耆为崇文门正监督引

佐税务。(轶事可供参考。崇文门差,向称弊藪,善耆任事时颇有所整顿也。)卷三录其自记赴日本考察警察土木事。(庚子乱后,善耆膺管理工巡局之任,接自日本人川岛浪速之手,盖巡警总厅之前身也。川岛倡派人赴日考察之议,善耆委毓朗偕川岛前往。此为日记之体,于此行记载颇详,归后即任工巡局总监。)卷四记任工巡局总监事(为北京创办警察时期之史料),记王维勤、李马氏两案。卷五记任鸿胪寺少卿、光禄寺卿事。(于鸿胪寺,谓“冷署堂司,贪鄙形状,殊可笑,亦可怜”。于光禄寺,更实写其状。此类冷署穷官,其情形素不为人注意,读之如读《官场现形记》焉。)记官巡警部侍郎事(亦有关警史)。卷六记以贝勒偕梁敦彦赴厦门欢迎美舰事。(时革命党极活动,风声鹤唳,人有戒心。毓朗临行预嘱家中后事,后在闽有刺客被捕,往返情事,录毓朗自记。)卷七记官步军统领事,记与贝勒载涛同任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及管理军谘府大臣事,记任军机大臣事,记出席资政院事,凡是多为有关系之记载,可供参稽。

毓朗于宣统间为军机大臣,时同列为庆王奕劻及大学士那桐、徐世昌,共四人。卷七所记有云:“每早召见军机,四人同上,少坐即退,复召回庆邸、那相,始议朝政。余兄及徐相固不得与闻。摄邸重违太后意,且避嫌也。日日如此,约四阅月。后于召见军机大臣毕,复召泽公伦贝子,时甚久,退而朝旨降矣。初,徐相同余兄之待庆邸、那相也,往往需一小

时,至此时,庆邸、那相之待命也,或过之,几日日如此。庆邸不悦,曰:‘今日又不得朝食矣。’久之,二公又嘱军机处不得登召见某某之事,庆邸愈不悦矣。”宣统二、三年间之枢廷史料也。奕劻、载泽之争权相轧,为亲贵间之内讧,其齟齬之状,于斯亦可略见。

又所记被命入军机时情事,谓:“余兄之入军机也,初无消息,一日忽召见,摄邸问:‘盛宣怀何如人也?’余兄对曰:‘有才能之人也。惟以某所知,伊曾司铁路、轮船、电报等重大事业,家殷富,然未闻有益国库之人,且各局率多泄沓少振作,余则未知也。’退,即闻盛某著回交通侍郎任之旨下矣。嗟乎,未一载川汉铁路事起,终以亡国,使盛公不坠尚书,或尚不至此也。谁实为之,谓之何哉。余兄不可谓非先见也,然怒之怨之者固大有人在也。无何,朝命下,余兄同徐公世昌入军机。次日入值,同人有异色。亭午,忽隆裕皇太后召摄邸,良久不下,庆邸与那相约略其词,相视而笑,既而军机章京报摄邸退而归府矣。庆邸问有何谕旨,云无之,惊谓那相曰:‘何以无之?’那相漫应之,旋曰:‘无事,可散矣。’遂散值。归后,微闻某方面诉之皇太后,太后怒,召摄邸,欲收回成命。摄邸固持不可,乃已。”时载泽以辅国公任度支部尚书,为孝定后所倚信。盛与载泽相结,恃为奥援也。

毓朗为北京开办警察甚有关系之人物。卷四记任工巡局总监事云:“方兄之东行也,肃邸委之充工巡局总监,而以

副监张柳代理之。张君久充幕僚，于公事熟悉，非卤莽灭裂之比。惟涉世久，习于揣摩，以官为家，未能免俗为憾耳。上之东还也，诸豪贵亦归，守旧之俦势复盛。而日人操京师警务之权，张君介乎两大之间，巧为趋避以应之。川岛之练巡警也，分三科，曰高等、中等、初等。初等卒业，即补巡警；高等、中等卒业者，即任为警巡巡长。执行职务时，有功过辄干涉之。张君苦之，乃以总监未归，凡警务学堂卒业送局请用者，以候总监归核办遣之，而别募厮隶走卒充巡警，嘱托逢迎，势所难免，警务为之一衰。兄归，乃说肃邸力行新法，凡非警务卒业者，均不得服制服，饷亦不得与卒业比。飭各局委员待卒业长警以礼，不得视同厮养，禁刑责。时各分局总办多陈人，协巡局之旧也。西北分局总办某，责巡警，且不以道。兄怒飭之，调巡警于总局，立奖之。某怒辞职。旋裁西北分局，归并西局焉。警巡之初设也，分八等，以慎重名器之故，无至六等者。有一掌全局警务者，当局以其兄为显宦也，擢充四等警巡，而彼时尚未受高等教育。至是兄不以为可，即日飭调往西南分局，且嘱遇选高等生时，送入警务学堂教之。惟学堂卒业候差之人，闻余兄之归也，群以任差之期相诘。兄乃往见川岛，与之约曰：‘君，君子也，以后学堂之权，君操之，以育警德，培警学，高其人格；地方行政之权，予操之，以一事权而便措施；消防队人，皆选自众中，人品学问较优，予与君共监督之。何如？’川岛曰：‘将军言诚是。然中国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官场多腐败，不重公务，奈何？’兄笑曰：‘今日以前工巡局，他人事也，今日以后余任之，功罪皆所不辞。同行久，阁下岂尚视予等于余子耶？’川岛笑允之，警权遂分。乃谕局员曰：‘学堂初等科卒业者，均准照学堂所定等级著制服，未有相当缺可补时，皆以三等巡警授之。中等科之巡长，高等科之警巡，皆如之。’学堂与工巡局，遂无抵牾处。久之，不得意之徒，遂媒孽其间。一日，川岛有事相商，忽曰：‘与将军处久，颇相信，惟警权之交还，人谓仆为将军所给，何也？’兄笑曰：‘人言无足恤。君静思予给君否？’川岛思之良久，对曰：‘将军实未尝见给也。’一笑而罢。川岛名浪速，东邻君子也，初随联军到京，寓东城大市街三条胡同恩宅，秋毫无犯。一日，兵误毁一木凳。川岛乃召房主人，与之道歉，问索赔若干，罚其兵给之。时八国之兵分踞四城，扰攘无已，时闻侵占人所有物，无敢过而问者。今川岛待人如此，愈感之。恩姓与余家为姻娅，故知之稔。乔口勇马之在顺天府署理警政也，不通中国语，假手翻译绅士，多为所蔽。乔口去，乃易川岛，司北京警政。联军退，设协巡局，工巡分局之所由来也。绅士之中有瑞某者，平日交欢川岛，颇窃权威，及两宫欲回銮，大惧，乃约某某往见肃邸告密，力诬川岛有野心。肃邸大笑，谓兄曰：‘瑞某思以一身脱祸，负川岛矣。’后此公任总督，终以滑脱误天下，悲夫。（按：瑞某谓瑞澂也。）余兄之任警务也，于一切措施，多不循蹊径，一时豪强敛迹，有行行且止之畏。一切陋

规皆罢之。

……时当承平久，捕务懈弛，强有力者以设赌庇匪为荣，虽三令五申，信尝必罚，无效也。兄乃自访聚赌处，飭分局总办自往抄之，王公府第之设局者，一时敛迹。有溥十者，某贝子之子也，有设赌庇匪之事，弹劾之，囚于宗人府一年。有一宗室崇子后，广交游，独不畏法，设赌局，与西北分局对门相望。局中司法处委员刑曹司员文某，怙恶不悛，婪赃无度，总办畏之，转恃以鱼肉乡里，所以前日有因抄赌得罪之巡警也。兄怒，飭捕崇某，终无敢捕之者。索之急，崇某乃夤缘肃府，趁演剧时，以走票见肃邸，肃邸慷慨无畦町，遂得幸。一日，忽跪地不起。王惊问之，旁人曰：‘无他，将军捕之急耳。’王大笑，谓之曰：‘将军捕汝，我亦无能为力，但不至由我府中捕去。若尔行街道中，须自小心也。’崇气沮，始闭赌局。文某终以墨败，遂撤局差。初，国家设八旗，分二十四固山，即兵籍之制，满蒙汉人皆入之。自庚申后，旗饷日减，生齿日繁，率皆贫窶。庚子之变，饷断者数月，幸川岛招练巡警，多应之，故内城巡警皆旗人，生计赖以少苏。外城仍五城御史之旧，相形见绌，后亦照内城设总局以理之。兄建议推广招募密云小五处驻防，救济无算，有劝肃邸添招客民以消畛域者，又有劝肃邸改用上海租界管理法者，兄笑曰：‘旗人满蒙汉皆具，且有回子、缅甸、高句丽、俄罗斯人，何谓畛域也？今旗人失饷，无以为生，徒要不分畛域之虚名另募，何如因利乘便之

为得计也。警务之学甚深，外人管理章程与其本国不同，简陋不足法也。’皆拒也。庚子之役，德国公使克林德死之。既和，要为克林德立石坊于就日坊北，外部任建筑役。承修之商人古玩铺掌柜人高尚仁善奔竞，一日，石工聚赌于通衢，禁之不止，乃大哄，巡警捕之，被殴伤，因并逮高。时已上灯，兄正由局将归，乃飭暂禁押所，忽有奉宸苑文书至，视之，乃索放高尚仁者。首书‘承修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仪銮殿钦命要工商人高尚仁’云云，后列庆亲王大学士某某等十余衔。兄阅之，大怒曰：‘此宵小藉势庇匪之惯技，不惩无以安闾阎矣。’乃提高至，掷文书与看曰：‘殴警之事，是非曲直，明日讯尔，今杖汝为此文书也。’乃重杖之，置文书不覆。川岛之操警政也，一扫旧日步营诈索闾阎恶习，对待人民以平和手段为归。兄接管后，力守斯旨。时有故习复萌者，辄罪之，虽分局长官多旧日官僚，陋风终难尽革，然与昔日管地面者已有上下床之别矣。忽有建议归并外城者，兄拒之，曰：‘外城袭五城御史之旧，多南省京官，奴隶坊官，秽污街道，动以流言挟之，未可轻于合并也。内城极力整理，外城可暂听之，徐图着手，否则使我内城维新之萌芽夭折矣。’乃止。又有以上海租界章程献者，肃邸交局议，兄仍否认之，曰：‘洋商之于租界，非其治国法也，因陋就简，居留地之公约耳，何足效之？’后复有以招民人充巡警请者，余兄曰：‘庚子而后，八旗生计奇窘，巡警之额有限，除老病残疾外，尽以充

之，犹虞不给。旗人习于弓马，奔走是其专长，又有底饷，虽少足以资其养生，化无用为有用，因势利导，未可更张也。或日后扩充外城，再议未晚。’事遂寢。”工巡局时代之北京警察史料，罕见记载，此所记于毓朗或有溢美，而可供史家之要删。

又卷五记其任巡警部侍郎事云：“余兄之升任巡警部侍郎也，以吴越（按：“越”应作“樾”）炸五大臣于火车站，朝廷建设专部，使徐君世昌整理警政始也。工巡局自肃邸丁内艰卸事，那尚书桐继之。未几炸弹案出，改设巡警部，收外城归巡警部直辖。徐君世昌补尚书，余兄与赵君秉钧补左右侍郎。（按：赵氏先赏三品卿署理，后乃真除。）……徐君雄才大度，刚毅有为，内城事仍托之余兄，外城事则托之于赵君秉钧，以张元奇、钱能训、延鸿、吴廷燮等充丞参，规划天下警务，议设警官。余兄力持必作文官阶级，以议者欲以参游都守位置之，蹈步军统领衙门覆辙。兄曰：‘武弁久为社会所轻侮，参游都守，习于卑鄙齷齪，一旦以此名之，则数年之功堕矣。’执不可。乃设文官，议者又欲以六品为极，兄言于徐尚书，乃以四品为之长。退而语人曰：‘我非争巡警之官阶，为保持其人格也。我之任工巡局总监也，厚巡警之俸给，尊其身份，巡警有所关白，我未尝不正容接之，立而与语。委员有慢之者，斥之；巡警有自薄者，惩之。言出法随，从无反汗，一洗旧日徇情枉法之习，以故有所惩无敢为之词者。惟遇事一再审慎，

未敢掉以轻心。今设部，用人至伙，旧习相沿，尤易堕落，可不为之维持地步乎？’众以为有见地。会有熟于世故者，以巡警部之名，动关地面，时有革命之徒，日谋发难，脱有事，考成甚大，不如以地面责两厅，改巡警部为内务部，增司，收入内务事项，如前工部所管各项，以为言者。徐尚书商之于余兄，余兄不以为可。钱右丞争之曰：‘堂堂一部，以巡警名之，殊不称。’余兄曰：‘吏部即司官吏事。何如？’钱曰：‘吏非巡警比也。’余兄笑曰：‘理兵事曰兵部，何如？’钱丞语塞，全堂一笑而罢。后卒改内务部焉。……后徐君入枢府，夏令上驻颐和园，暂改在海淀公所办事，间日一会。时余兄正以世爵同醇邸等入陆军学堂听讲，率午刻至煤渣胡同学堂，功课垂毕，急赴海淀堂期，散值即寓侗将军园。次早兴，至徐尚书寓所候其归，详陈内城警务情形，应兴应革，从长讨议。以公所人杂言厯，部务正繁，无暇讨论，故不得已而出此也。”巡警部之设，毓朗以曾任工巡局事之故，得为堂官之一，于中国警政之初期，自有关系，而对北京内城警察，其关系为特深也。

卷五记其任光禄寺卿事云：“兄之任光禄卿也，甫上任，良酝署署正谢某，即以内务府索武英殿修书匠役供给肉斤稿呈画，兄不可。后谢某一再请，乃使驳之。盖武英殿久遭回禄，多年无修书事，更何匠役肉斤之有也。久之，文书不出，兄促之。一日早起，忽署正恩荣来见，衣服褴褛，人亦颓唐。见时，战栗不能自止，吃吃言曰：‘将军嘱行内务府之文，张大

人云不用办。’余兄见状，笑曰：‘尔为人舞弄矣，谢某何不来？’曰：‘病矣。’兄曰：‘张燮君，余夙知之，诚笃君子也，何能有此言？此不过满员多不学无术，相袭成风，故易受侮。予非其人，鼎铛有耳，谢不闻耶。使汝来，无他，试余之虚实耳，祸则汝受之，事济，享之者谢某耳。’恩荣索索欲抖。问其谢署正每年分尔余润若干。曰二十金而已。笑遣之，嘱其明早同谢来见。次日，荣谢两司员同来，谢果称昨因患病未能来见，曾见张正卿，回行内务府文书事。张堂云：‘将军既嘱行内务府文，速行之，无不用行之语，或书手传言误也。’余兄笑曰：‘尔伎俩只此乎？我昨日固言之，尔故为尝试我也。若隐忍受之，则尔计得矣。我若不受，则委过恩荣，恩荣委过书手，引一乞丐杖而枷之，其事结矣。我非可欺者也。’正驳诘，张燮君至，事乃大白。谢某面赤如火。余兄必欲参之，经大官署署正等缓颊，乃咨部记过焉。异日，该寺归并礼部，张君任礼部侍郎，独嘱谢某不得入署，即为此也。值祭先农坛，光禄寺走福俎礼，余兄以初执祀事，欲从下祭襄礼，此次仍由少卿行之。少卿德本，宗室且姻娅也，托病不行，要赠五十金始可行。余兄怒曰：‘德健堂固姻娅也，穷可助之，未可作贾人态，必须销假到坛。祖俎余自执之，毋庸其过问也。’乃自执福酒，张君执福胙，如礼。事后馈德健堂三十金，曰：‘此为姻娅故也。’德亦赧颜受之。满员固有学识优长者，然贪得畏势志气懦弱之俦，往往为司员所侮，同寅所轻，即此类也。”写来

情态宛然。此辈穷官齷齪，可鄙尤可怜耳。李宝嘉《官场现形记》，清末极为读者所欢迎，其内容详于外官，不惜加以逾量之描绘，对京曹情状，则多未知，若是者，尤非其所能写出也。燮君为张亨嘉字，时亦官光禄寺卿，与毓朗为本寺满汉正堂。署正之流，依《会典》不得与各部郎员主同称司员，惟习惯上亦或称之，对堂官而言也（所谓堂司）。

更有可笑者，如卷一记其任神机营委员事，时有“龟蛋阵”之笑柄。据云：“局中有一委员余仁，尝上书请编龟蛋阵。阅其书，乃使兵丁着绿衣，背负藤甲，手握木球，中实以灰，匍匐行至敌侧，立以灰眯其目，云可操胜算。书上，王大臣交营议之。余兄笑曰：‘曩见南苑有袁某献策，所筑成之炮台，缚炮于柱，台周划分若干度，用以射标固易，惟不复能俯仰。近至火线内，则束手无策。试以余委员此策攻之，当无不胜矣。’众大笑。余仁市井之无赖，自称为天师高足弟子，时以贩鸦片漏税投营，袋中名片，或曰二品衔道员某，或曰四品衔知府某，实则一候选县丞耳。”如阅《官场现形记》所写南京候补道田小辫子向总督上军务条阵一节，妙在王大臣居然交议也。

书中文字上之舛误，颇不乏，如卷五谓自恭忠亲王“摄政”（奕訢曾加议政王之头衔，然不得称摄政），谓徐世昌以巡警部尚书“入枢府”（徐于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即以署兵部左侍郎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至九月授巡警部尚书），谓巡警部

改为“内务部”(光绪三十二年修订官制,巡警部改为民政部,其时有内务府在,部固不能亦以内务名也。内务部之名词,至民国始见),卷六谓梁敦彦以“尚书”副毓朗赴厦门欢迎美舰(此光绪三十四年事,时梁氏犹为外务部侍郎,尚书则袁世凯,使还值两宫大丧,袁旋罢,梁始擢尚书。又“率”梁云云,亦嫌失词,梁氏同受使命,非随员也)。卷七谓盛宣怀回“交通侍郎”任(交通应作邮传。邮传部之改为交通部,亦民国事),皆未遑致详。

杏轩偶录

《杏轩偶录》，一册，不分卷，安陆卓从乾著。其《自跋》云：“余幼喜吟咏，脱稿辄弃，散佚者十之九。族孙少仪爱余诗，搜残拾坠，汇为《杏轩诗钞》八卷，屡促刊行，未果。阳新刘芸甫见余《杏轩偶录》一册，谓为昔贤《草堂笔记》之遗旨，亦屡促刊行，以志鸿雪。余重违二子之意，因先以此付印云。安州卓从乾清渠甫识。”此书署第一册，惟未见第二册以下，就跋语观之，盖付印时仅此一册，以后尚拟续撰，未知更有所成否。

此书所记多鄂中事，其叙咸同军事、其家遭乱离诸状，及宦皖于宣统辛亥，奉差至东流县值民军到县情形，均可备史料。叙光绪间湖北学政赵翼之（尚辅）按试德安、武昌两府事等，亦有可观。

书中有云：“前清咸丰辛酉拔贡陈西轩，安陆之老名宿也。……年五十，始倦游，家居授徒。余方十岁，随两叔父受业门下，并寄膳宿。师母江怜余幼，每至夜阑灯炮，见余尚啣

晤窗下，寒风吹窗，纸声与书声相和，母必手赐苦茗一杯，间赐汤点。同学数十人，皆十年以长，文名藉甚，见余师及师母常呼余乳名，亦随而呼之，甚至门下之老仆亦然，余皆应声如响。及应童试，师始命余名为从乾，一试即游庠序，而师及师母与同学诸君，仍呼余乳名如故，余以听惯不觉也。其后赵学使调余至鄂垣肄业经心书院，而师母之长子祝方，知福建瓯宁县事，以板舆迎，母惮道远未赴。母之次子池方，由东京留学归，充湖北省东路小学监督，始迎母至鄂垣就养。余时趋母寓拜谒，母仍呼余乳名，余闻之甚喜。又十余年后，河方以特科（按：或指留学生考试）擢主事，升佾事，供职京师，迎母至都。余因鄂督保送，亦至京会试（按：似指考职之类）。抵京后，即往谒师母于京邸。师母一见余，即大笑，仍呼余乳名曰：‘经儿已蓄须耶，胡为而至此？’余敬对讷，时池方侍侧，笑谓师母曰：‘卓君年届五十，行将作民父母，愿大人勿呼乳名，改呼官名可也。’师母复笑曰：‘余记忆力最差，恐今日呼官名，明日仍呼乳名耳。’余曰：‘师母如母，呼乳名甚善，勿劳更记官名也。’余自出京后，宦皖者三年。入民国，株守鄂垣，未见师母者又十余年，而师母年已八十有八矣。客岁师母病中尝问于祝方曰：‘昔日及门弟子今存者几？’祝方历数李君、耿君、蔡君及余，并言近状，年皆六十以上。师母曰：‘四人中惟经儿太偃蹇耳。’”读之令人油然生感，可与汪辉祖所记一节合看。（《病榻梦痕录》卷下乾隆六十年乙卯六十六岁云：

“二月十七日，郑又亭师卒，年八十。师视辉祖犹子也，见呼名，拜不答，言必讲学，道家事则纤悉周到，宛然骨肉。辉祖赴楚，师命之曰：‘利不如名，须做好官为要。’楚还，师甚喜，一日语辉祖曰：‘阿孟不知礼。谓吾宜呼子字，吾以子事吾谨，不肯薄待子，故他弟子皆称字，子独呼名，阿孟何足知之。’阿孟，师子王宾小名也。辉祖对曰：‘呼名，分也，且辉祖不逮事父，父在时廷师训诲，见师如见父。黄发先生，白头弟子，得有此光景，是辉祖大幸也。’师太悦。）

张之洞，相传有购古物受欺事，见于记载，如易宗夔《新世说》卷七《假譎》第二十七所述云：“张香涛于光绪中，以鄂督入觐，偶游海王村，瞥见一古董店，装潢雅致，驻足流览。庭陈一臣瓮，为陶制者，形既奇诡，色亦斑斓，映以大镜屏，光怪陆离，绚烂夺目。谛视之，四周皆篆籀文如蝌蚪，不可猝辨，爱玩不忍释。询其价，则谓为某巨宦故物，特借以陈设，非卖品也。怅怅归。逾数日，张偕幕僚之嗜古者往观之，亦决为古代物。必欲得之，令肆主往商。未几偕某巨室管事至，索值三千金。张难之。询其家世，不以告，往返数四，始以二千金获之。舁回，命工拓印数百张，分赠僚友，置之庭，注水满中，蓄金鱼数尾。一夕，大雷雨，旦起视之，则篆籀文斑驳痕化为乌有矣。盖向之苍然而古者纸也，黝然而泽者蜡也，骨董鬼伪饰以欺人者也。”事颇有趣。《杏轩偶录》所记尤详焉。据云：“清慈禧后晚年，张文襄公督鄂，奉诏陛见。清

故事：凡疆臣展覲后，未奉回任之命，不敢出都。时鄂抚端午桥兼署督篆，阴贿后左右，沮文襄返鄂，后左右复向公索巨资，公无以应，由是留滞辇下者几一年。每日无事，携一仆游琉璃厂，自东口至西口，凡古董肆必入焉，厂中人莫不识公者。一日，至某肆，见宅内亚字朱栏中置一缸，形甚古，作八方式。各方皆有字，籀篆隶草，各体俱备，似陆续题跋者，而碧苔紫藓，斑驳陆离，字迹模糊，读不成句。缸口缘边微有缺损处，露极细赤丝，洵为巨石凿成者。缸内注水，夏不涸，冬不冻，蓄五色金鱼数头，游于萍藻之际，甚自得也。公爱之，问于肆主曰：‘此缸系何代所制？’肆主曰：‘余儿时闻先祖与某贝子博，贝子负万金，以此缸作抵押。先祖得之甚喜。相传为明宫禁中物，闯王入宫，但捆载金银珠宝而去，此缸欹于阶下，弃不顾，由是流落人间。至于制造何代何人，实无可考。’公问售价若干，肆主曰：‘先祖遗言，凡宗室懿亲八旗阔老来购者，必须万金以外，若遇清廉士大夫而又好古者，价可略减。今观老先生囊橐萧然，岂能复购此物耶？’公笑而去，返寓后，向各老友挪借五千金，明日持交肆主。肆主固不受。公曰：‘此缸幸遇吾能识之，故以重价购，若京中之拥巨资者，未必肯一顾也。’肆主曰：‘凡物拙于不知己而伸于知己，今既遇公，岂可贬价以求售乎！’公笑曰：‘此金可暂收，后当补给也。’越日而公回任之命下，遂以厚毡包裹石缸周身，雇八人舁置专车之上，同载抵鄂，即陈于后庭书室之外，仍以朱栏护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之，立招鄂中官吏之博雅者来相参考，若梁臬司星海、黄学使绍其（按：基应作箕）、纪山长香葱、杨广文惺吾诸先生，皆莫知此缸之朝代，惟同声赞叹为莫名之实物而已。某夜，公方被酒卧，忽大雷雨，暴风挟冰块，如万箭齐发，直射书室，玻璃俱碎，彻夜檐溜如悬瀑布，有倾河倒海之势，公拥被不觉也。晨起至庭前，见八方式之古缸，悉委地为泥涂，金鱼三四头，皆拨刺沟渠中，困顿欲死。公懊恼者久之。忽传梁臬司至，公衣冠出见。梁问曰：‘昨夜古缸无恙乎？’公曰：‘已物化矣。’梁方代为惋惜，公掀髯大笑曰：‘五千金何足惜，使当日肆主定索万金，吾亦必与之矣。今而知貌为高古者诚不足与真金石并寿也。’”所记为一事，而颇有异同，其可信之程度若何，姑不论，要为有致，亦可作小说读也。士大夫好古负精鉴者，如毕沅、潘祖荫、翁同龢辈，亦有受欺之传说，皆所谓君子可欺以方欤！

瓜棚闲谈

旧时教官(各府厅州县之儒学教授、学正、教谕、训导)之职,责在教士,浸久而所以施教者渐为具文。儒官清苦(其间亦有号为美缺者,而多数以贫瘠为苦),其贤者犹守固穷之义,以学行为士流所重,不肖者则以滥贻讥,为师儒之玷,轻侮所集,有自来矣。而溯其设官本旨,固足重视,虽久成闲曹冷宦,其文献之考索,犹非无意义之事。若资料出于曾任教官者之记述,尤为亲切有味。清人如浙之陈其元,道咸间历任训导教谕,所撰《庸闲斋笔记》中,言教官事颇多,于一时人物及趣谈,可供循览,惟此书为有名之笔记,流行弗替,读之者已伙,无待不佞特为介绍。其后如陕之高煦,川之曾肇焜,均尝任教官而有笔记,亦考索教官文献者所宜留意(曾书自记为教官事尤详)。二书流传未广,知者不多,似已有若存若亡之势,爰亟为介述,庶亦无负其作书之苦心也。

《瓜棚闲话》(《瓜园藏稿》之一),一册,不分卷,筠连曾肇焜(原名肇堃,字次乾)撰,丙寅(民国十五年)印于北京,财政